

莊子雪

上海千頃堂印行

莊子雪

南華經雜篇

共十一篇

庚桑楚第一

庚桑楚於老子具體而微於外形骸絕聖棄之以上無以化南榮越老子乃以無為而無不為之道告

老聃之役

執弟子有庚桑楚者

史記作亢桑

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舊註畏壘為貢

之羽山見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呂

洞靈經

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故其臣妾之仁知者時去而遠之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

然於仁擁腫樸鄙也

執掌言負荷力作不飾居三年畏壘大壤

一作穰。呂註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集說初見庚桑之道并知而任愚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為而成故無近功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以神明奉之

戴以為君也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

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

一作天道已行矣不釋然意不樂也春生秋成萬物於春秋豈無

所得於天地之氣而生成哉而萬物

不知也天地化育之大道已潛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的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

循本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

弟子曰不然夫

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鮓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

為之祥

舊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按鮓鮓小魚

且夫尊賢授能

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已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出眾則眾尊之善利及人則人先之自堯舜已

然也不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玉含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鰻

蕩而出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

隱潛一一旦出見則是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精以物為粗以有

舍安宅而履危機積為不足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精以物為粗以有

眇德遺堯舜而不為也以本為精四句見後天下篇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

哉謂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也自堯舜崇仁義於是有是非之辯則失其性矣猶破清虛之府而植荆棘

濟舉賢則民相軋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中穴阮裴吾與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

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舉賢則奔競求勝之心起故相軋任知則詐

終不足以給求養欲而厚民之生徒使民好利而趨之若鶩卒至大利忘義甚且有殺

君父之世特其未至千世之後乃見之耳亂南榮越音越音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

無所底雖人與人相食亦有所以至矣南榮越音越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

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呂註德道堯舜而不為其無迹也至矣然則惡庚桑子

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郭註全汝形守其分

生之外也按全形不勞形也抱生不疲神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無思慮不動心也如此則捐仁棄知去亂本矣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

而

而

而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開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言目之於身非

者不能自鑑其形耳之於身非異體也而不聰者不能自審其聲心之於身非異體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耶夫以教以全形抱生無思慮而越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為我之思慮也則以我之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茫然也越之言以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生無思慮之言以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不能化霍蠅越難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難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老子

云之屬負鰥鰥之化蜂房無鵠鵠之雛庚桑所以謝南榮之問也南榮越蠅糧七日

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

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

忘吾答因失吾問贏擔也齊楚陳宋間謂之贏郭註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

矣按三言尚在文此所云與人偕來者以不能致一郭註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

乃對而自慙且嘆老子之詞見隱微已反忘之也忘吾答因失吾問

子曰何謂也問忘答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越字之誤或知乎反越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不知不仁不義則不合於人知仁義則有妨於已逆知三者而已相

與人偕來乃不知以是為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令汝又言而信
答豈非轉失其所欲問乎老子曰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
之問越又自言之見則信然矣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
乎汝欲返汝性而無由入可憐哉若既欲為人又欲為我規規然如喪父母之不容已
而乃區區於終身不得返其性則迷惘而無由入矣豈不可哀哉南榮越請入就舍
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熟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呂註知趣舍之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謂召好去惡也然
痛見待親切以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其氣充也津言洗濯其心須自家積累反觀病
惡不可欲速若猛省自愁雖鬱鬱乎有莫過之盛氣然已津津乎有參漏之處矣蓋以純
即猶有所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健者不可縲而捉將外健者不可縲而捉將
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參循本獲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壯
則牢關內捷而拒之使不入內德之獲人也縲亂而不可把捉則牢關外捷而不可把捉
而逐於外獲者其病若此之集說內健則外物不得入而把捉其心外捷則內欲不得出
外內俱獲則雖有道德者不能持久其勢必難以兼治若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
生之經而已矣病者謂知病之為病者益心也若越則以聞大道而始知病是猶飲
有以衛其生矣病喻趣舍之然則既知內外獲之為病又必知所以免外內捷之方乃
滑心者生喻心之本體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下筌而知吉
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已乎能脩然累乎能侗然無乎能兒子乎一筆乘能抱
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也無下筌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

然即泥分其可左右也。倘然即渾分其兒子終日嘯號而嗔。蓋不嘔聲也。和之至也。終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日握而手不挽。筋急也。手共拱其德也。終日視而不瞬。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郭註。啞不嘔。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也。自視非係於色也。行不知其所。信足自行。無所趨也。居不知其所。為縱體自任。無所營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行其波。物波亦波也。筆乘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比於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赤子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人為事。脩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也。德者純全之本體。衛生則所以去其病。水凍成冰矣。能兒子者。自去蔽結。猶之手冰解而凍釋也。耕食鑿飲。亦與。人交食乎地。而均陶太卯。則與人交樂乎天。人物利害。無所動於中。故不撓。不與俗異。故無怪。不費思慮。故無謀。無所作為。故無事。往來自適。不計不距。故脩然而來。倜然而往。曰。然則是至乎。既非至人。之德而衛生之。累乃至人。衛生之經也。非即至人之德性也。曰。然則是至亦不外是。得非衛生之至道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心若死灰。若是者。禍可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合衆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自然不知所為。所之不待學為。兒子而若之。降自天者。且有如無有。更有何人災。足以害其生乎。此則天真自全之兒。子方是衛生之至。如前所云。尚有意為赤子。則雖冰解凍釋。猶非其至也。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人之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呂註。身者人之字。不白洞達。則發天光。天之光也。即齊物論以明之。明葆光之光。發天光則人而天矣。是乃天同其悠。久則離人則人見其所以為人矣。必修行至是。乃與天同其悠。久而有恆。與天同其悠。久則離人。

而立於獨故人舍之合天而通於一氣故天助之既為人必達而行之於天下則雖猶是
民也猶是子也而獨能仰合於天則不愧為天之民矣不必達而行之於天下則雖猶是
肖乎天之子則真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其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呂註天之行下之物可以知則學之
唯道不可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之道不能行之道不言之道辯則知止
乎其所以不能知也為之至即衛生之知知然不學是也行之道不能行之道不言之道辯則知止
猶未全其天鈞也天鈞義見內篇齊物論然不學是也行之道不能行之道不言之道辯則知止
備物以將形將即不遑將以內篇齊物論然不學是也行之道不能行之道不言之道辯則知止
虞以生心唯生者亦長養之意以心慮事萬物之用其勝慮則心為事緩而所以死養其形也
之不一也彼我之間最難相通雖曲意以投是救中無益也唯敬其心也敬中達彼情
存於中而在彼之心志自通氣自投是救中無益也唯敬其心也敬中達彼情
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也若不足而滑亂其成德者乃天數使然非人之過
矣萬惡以禍患言成猶素也謂德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洪邁之過
謂素成者郭云靈臺者心也謂德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洪邁之過
子元陳碧虛二解俱為兩字所惑於本旨不然也郭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
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一作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不知所以持心則存於中者皆後起之偽
當其則由人偽已入據於靈臺而糾纏不舍其過失將屢更而益甚外物之誅鬼責皆所不
免矣唯靈臺有持而幽明人鬼兩無所愧然後能獨行而不疚非外物之誅鬼責皆所不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
券猶言操券謂主持之也內者心也外者物也操券於心者虛靈泛應無可指名操券

也惟其有光者神明所照用則有光不用則其
其光也唯賈人者言如市賈之貨值惟多是求也
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立者人見其外亦自魁然而傑出然不能備物徒欲逐物而窮之則物已入其中而亂
其虛靈之府矣既與物窮則不能因物付物不過與物苟且相逐耳若此者自視其身
已不能無隔閡又安能物我無間而於人肝膽皆楚越也兵莫憚於志鎬鎬為下
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莫憚於志鎬鎬為下
兵也莫憚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莫憚於志鎬鎬為下
陰陽之為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莫憚於志鎬鎬為下
豈陰陽之為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莫憚於志鎬鎬為下
若或使之故陰陽之患得而中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朴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萬分者萬還為一未始不同
一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萬分者萬還為一未始不同
惡乎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萬分者萬還為一未始不同
乃有所為而求其有以備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以為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此以下以死生之通為一言之道既不通為一故出於
必死而為鬼矣蓋出於機而往得所歸即得死之謂也然觀其出而一往不反即可見其
必伸而有實際焉則氣反而歸與氣至而生無異也來無根故曰出也觀其有出也去無門而
無則有無形者之復自出無本入無竅故曰入無竅也按無根故曰出也觀其有出也去無門而
只同在有可得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故曰入無竅也按無根故曰出也觀其有出也去無門而
極之內也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處其入也無根故曰出也觀其有出也去無門而
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原其出也無根故曰出也觀其有出也去無門而
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無不在也宙通往古來今出無本剝之分則

往來古今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有乎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呂註雖有出入
 未嘗息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有乎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呂註雖有出入
 形是謂天門。按居室出入必由乎門可得而見也。若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
 死生之出入則造化握其機不可得而見矣。故曰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
 有不能以有必出乎無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
 有也。而萬物皆出於無有。則無有者又似有矣。雖有而究不能以有也。萬物之必
 出乎無有也。蓋其心志而止於所無有者。一並無之也。聖人之藏其神者亦無有也。亦並
 無有也。此所謂全體之太極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知者如此。所謂全體之太極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管見
 為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可不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忘則忘。我
 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倘造乎此。則雖有生而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
 之。次則有物而有生。死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還融液也。按至者並忘此身。自忘生
 知有形矣。而不以生。死為悅惡也。死為反。還融液也。按至者並忘此身。自忘生。死。次者
 分言不及至人。亦異於常人者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
 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又次則曰始有。有而
 而師次者。亦大宗之友也。師以造道之極。則言友以進道之方矣。至者大是三者雖異
 宗之師次者。亦大宗之友也。師以造道之極。則言友以進道之方矣。至者大是三者雖異
 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一者忘生。死而自無之。次者合死生而
 盡然皆歸於道。猶楚之公族雖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要皆同出一本也。特其著戴甲氏
 著封之異。有非一耳。戴職任也。著戴者。著其所戴之官。因以姓也。甲冠也。氏字也。公
 子之孫。以王父之字為氏。是冠之以其字為姓也。封也。甲冠也。氏字也。公
 之地。因以為姓也。雖有親疎而非有二本。所不也。一者特名號之。不封也。有生黜也。披
 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臚。臚該可散而不可散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黜釜底墨也。似形非

五

而無不為也。明則心不謬虛而無為者。德之純也。無為而無不為者。德之正靜則志不執。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上文四六之累。分屬志心。道德其實去志心之累。皆所以全德道也。故此又倒從道也。特以有生而德始可見。是生者德之光也。既生而有性。則有心志。是生者德之光也。尊是德之累。皆所以全德道也。故此又倒從道也。若由有知而復返於無。知者有知。而後與接為是。生則有氣。質之性。是性初生之質也。有知而無為。則皆自於無。知者有知。而後與接為是。生則有氣。質之性。是性初生之質也。知雖動而有為。則皆自於無。知者有知。而後與接為是。生則有氣。質之性。是性初生之質也。有知而無為。則皆自於無。知者有知。而後與接為是。生則有氣。質之性。是性初生之質也。無之治者。亦無為而無不為。實相順而成也。如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夫人者。惟全人能之。羿之射能中微物。而不能使人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夫人者。惟全人能之。神技也。聖人因任自然。能全其天矣。而未能自忘其天。使不加射。能中微物。而不能使人乎天而拙乎人。惟全人則自葆其天。而全不自知其天。其天矣。而未能自忘其天。使不加射。能中微物。而不能使人乎天而拙乎人。譬則巧聖。譬則力故。以羿之射。喻之。章末聖人之道。即此。全大成者。乃其全也。即人智。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蟲能率蟲。而矯偽。則蟲能任蟲。任天之心。尚且惡之。而況吾天乎。人乎。蟲能率蟲。而矯偽。則蟲能任蟲。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此言所惡乎任天者。物各有其天性。苟能與天地並生。而萬物為一也。如羿欲致雀。而射之。則必于雀性之所好者。該之。有一未雀為所誘。而適羿。羿必獲之。此特一矢之威也。若不適羿。則雀必以雀性之所好者。該之。有一未

以天下為籠而無心不有以若其性則雀無所逃矣故以順天之五羊而籠乎人者亦猶之
雀也湯能得尹之無心而尹則割其來穆公此觀之有相忘於天之心則羊雖介者多所
欲籠人而所籠已屬無幾孰若自忘其天而與人所俱忘於天則羊雖介者多所
非譽也骨靡登高而不懼遺死也文畫移其重去身已無其形之不非醜而所
美者早已置之度外也死生之際不復懼移其重去身已無其形之不非醜而所
樂則登高而不懼遺死也文畫移其重去身已無其形之不非醜而所
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矣復好服習也移其重去身已無其形之不非醜而所
無人之情即人為天矣復好服習也移其重去身已無其形之不非醜而所
之矣此由人而為天矣復好服習也移其重去身已無其形之不非醜而所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
見可喜侮之心已絕不見怒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
當可怒之時已出於怒而強制之必忘情之至直與太和之氣同其在也故自然
怒不可伏於心已出於怒而強制之必忘情之至直與太和之氣同其在也故自然
為即欲神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氣本虛而欲靜
則平氣欲神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氣本虛而欲靜
不靜耳故欲靜者當平其氣心之為用至神滑其心乃不神耳故欲靜者當平其
為也欲靜者當平其氣心之為用至神滑其心乃不神耳故欲靜者當平其
無不為自欲靜者當平其氣心之為用至神滑其心乃不神耳故欲靜者當平其
其所以不為自欲靜者當平其氣心之為用至神滑其心乃不神耳故欲靜者當平其
形以下詳言持心之道要在自然與幻不為其解竟而無夢識今特依文說義力為剖
一合矣皆可以發明首段之意也其詞與幻不為其解竟而無夢識今特依文說義力為剖
釋大旨矣

莊子雪雜篇

卷下

庾集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說

無鬼緝山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

矣君將黜嗜慾擊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以嗜慾好惡之則無

皆病也其官骸是內外武侯超然不對不悅其言故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狗之下質止知求飽

求祥者中質形首不垂若仰而望日然喻人之豪邁自高者一謂身也吾相狗又不若

卓越神餘于形若亡其身喻人之形全神王若忘其身者一謂身也吾相狗又不若

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形材若邱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直謂馬齒曲謂馬背方謂頭圓謂目失或作佚邱佚驚竦若非也國馬以況國士之遊

其方內者天下馬有成形材不習而自然若血若失神攝其形若喪其身超軼絕塵不知

其所至如神龍不測以況天下士之遊於方外者意謂上質狗天下馬猶如此則武侯

於馬自況故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子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

大悅而笑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舊說六發太公兵法金板猶云金櫃所藏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

數而吾君未嘗啟齒而笑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

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國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

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鼉鼉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

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譽歟克其側者乎逃虛空入於荒僻無人之境也路無人迹即旅

適入荒國而其性真則猶之乎親戚故舊也今告之以相狗馬而即於狗馬微示以久若

亡若喪之天真正如披黎藿而通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歟吾君之側乎不啟齒所向

以兄弟親戚之歡譽也無喜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歟吾君之側乎不啟齒所向

意點入正意作結倍有神味斯為筆妙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

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口義擯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

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

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

病之何也口義養生也天地之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按

不昧原好神者心之神明也屬民自養神明之疾也故當勞之我令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勞君者正唯神明之病乃人之所不欲病而君獨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

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成凡成美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

固外戰以仁愛民之所利也而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也為義偃兵以義相高則相

成矣何者以相輒大亂之與正兵端之所由啟也欲以行仁仁反不成欲以為義義反不

其真為仁義而後成之則美翻成惡抵成為作惡之凶器耳雖美之名曰仁義安

無事之理。既變其性命之情。而為仁義。自必馳逐於外。而戰以求勝也。夫不戰勝。無以成其仁義。則其害民之始。造兵者。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驪於鎔壇之宮。之。本。固。然。矣。戰。字。生。出。下。文。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驪。於。鎔。壇。之。宮。猶。言。人。馬。也。鎔。壇。舊。所。云。魚。麗。之。陳。也。麗。譙。高。樓。也。蓋。譙。樓。之。高。者。步。兵。曰。徒。良。馬。為。驪。喻。競。為。仁。義。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合。衆。人。情。以。得。為。順。之。志。力。也。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合。衆。人。情。以。得。為。順。失。故。曰。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合。衆。人。情。以。得。為。順。戰。爭。而。求。勝。人。矣。蓋。此。求。勝。有。勝。則。有。機。巧。謀。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無。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鼻。口。之。欲。與。吾。之。神。者。是。茲。而。非。和。也。勝。負。原。不。可。必。也。然。則。以。仁。義。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為。美。而。求。勝。又。烏。可。必。哉。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然。無。為。之。誠。以。應。天。地。太。初。之。情。而。勿。以。後。起。之。欲。自。櫻。其。胸。斯。民。自。免。於。死。矣。何。必。為。義。而。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道。乎。具。茨。之。山。喻。鴻。荒。方。明。為。御。昌。寓。宇。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上。達。迷。而。不。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悟。也。不。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舊。註。此。指。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督。務。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呂。註。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六。合。之。外。非。有。督。病。者。不。若。是。按。乘。日。之。車。隨。日。輪。之。

惟遷行無所事也。襄城之野。蓋極乎六合之所能圍也。幾踰乎六合之範圍矣。至遊乎六合之外。則遊於混茫之一氣。更非六合之所能圍也。為天下若此。則無為而無不為矣。又何必事乎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願言子自不屑為天下。小童解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按以牧馬喻治民。即馬蹄篇之旨。碧虛曰。童子之言。有旨哉。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韉策之為害。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治民者。不知法令之生。奸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集說。凌轢也。諄詭諄也。呂云。諸士獨樂其性之所偏。皆囿於物。而不能曲以求通也。談說之序。從此正對。惠施輩而言。故特揭其情而破之。思慮之變。勢心巧。以辯求勝。以氣凌人。互相詭諄。以堅白鳴者。如此。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循本招世。以天下為己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按中時。難好為。苟難。以自於也。奮患。奮於下。非。凡民而在民之中者。也。榮官。以有為榮也。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孝者。悲。循本比合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按不比言。不習。成性之人。患。照。指。數。皆為小。與。知。好。辯。勢。物。之。徒。樂。變。者。總。一。句。言。自。招。世。以。上。十。五。種。癖。習。曲。自。是。者。寫。照。似。莊。心。似。詭。跡。蹤。縱。橫。勢。物。之。徒。樂。變。者。總。一。句。言。自。招。世。以。上。十。五。種。癖。利。役。於。物。者。寫。照。似。莊。心。似。詭。跡。蹤。縱。橫。勢。物。之。徒。樂。變。者。總。一。句。言。自。招。世。以。上。十。五。種。癖。而。無。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呂。註。夫。時。有。為。也。